



我的故乡雨雪初霁

WO DE GU XIANG YU XUE CHU JI

徐 迅◎著

把对故乡风土人情的追忆和自己的生活感悟熔为一炉，并进行了朴实无华的语言叙述。无论是回首乡情，还是谈古论今，都寄托了作者的一腔情怀。



我的故乡雨雪初霁

WO DE GU XIANG YU XUE CHU JI

徐 迅◎著

把对故乡风土人情的追忆和自己的生活感悟熔为一炉，并进行了朴实无华的语言叙述。无论是回首乡情，还是谈古论今，都寄托了作者的一腔情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故乡雨雪初霁 / 徐迅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 1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7-5468-0663-1

I. ①我… II. ①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8463号

我的故乡雨雪初霁

徐 迅 著

出 版 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王森林

封面设计: 三合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三河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20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68-0663-1

定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鲁院何以成为“作家的摇篮，文学的殿堂”？

（代序）

白 描

鲁院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忙碌着。作为鲁院一名工作人员，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学员们“来了，去了；去了，来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又一拨。时光像沙漏一样，我的年华在他们身上流淌而去。我思索过如此存在的意义，有时也发出质疑。但最终明白，我属于他们。他们充实了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拓展了我的价值疆域。我把心交给他们，愿意把灵魂敞露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呼吸牵动着我的心率，他们对你寄予期望，你同时也把期望寄予他们。他们会让你感到惊喜、骄傲，当然你也不能让他们失望。这样想后，即刻释然，不再为个人计划中的某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延宕或者放弃懊丧。而一切付出也是有回报的，我的人生行囊里，装进了他们的礼物，是从别处不可能得到的礼物，那就是师生的感情。每当他们即将离去，每当与离去的他们重逢的时候，来自于他们的那份滚烫的对母校和老师的感念之情，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我知道我不属于他们。他们属于蓝天，属于大海，他们将驰骋于无边的草原和广袤的山川大地，他们属于未来。我呢，仍将像枚陀螺一样，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兜圈子。还有生命的规律，大路在他们面前一直延伸，看不到尽头，因为他们年轻；而我，已经看清了前面的景观，因为我不再年轻。我只能陪伴他们同行一段，而后，路就由他们自己走了。但是，我仍要为他们祝福，我的祝福直达永远。”

这里写的是我的真实感情，也是我对自己的交代。

我们是以个体的身份定位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名字，但在学员眼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名、官名，那就是“鲁院”，我们出现在学员面前，代表的是鲁院的形象，同时，我们还是一条纽带，一座桥梁，联系着学员与党和政府。鲁院工作无小事，高研班工作无小事，任何一个培训班的工作都无小事，从教学，到管理，到服务，从院长、老师，到做饭的大师傅、打扫房间的服务员，是一个整体结构上的链条，这个链条正常出色运转，学员不光会给我们打高分，还会感恩党和政府，相反，哪个环节出问题，不光会影响到学员对鲁院的想法，进而会影响到对党和政府的看法。我们举办的“80后”作家班、网络作家班、少数民族作家班，都印证了这一点。

每一届高研班，每一个培训班，我们都精心设计安排课程，认真组织实施教学计划，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教学体系，但我常常在问这样一个问题，鲁院教学灵魂性的东西是什么？学员们的期待与我们的给予能否统一？我们将把他们送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客观讲，学员们更多想的是得到知识和信息，学习方法和技巧，在这些方面，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学员的要求，但这不是我们教学的全部，更不是我们教学的灵魂，灵魂性的工作是丰富和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夯实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建设，这就是人格建设，是为何写、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个工作必须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管理与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当然，不是生硬地灌输，而要以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来进行。比如我们安排的国情与时政课程，请有关领导和各方面专家来校讲授，不是高台教化，而是客观介绍情况，交流认识和看法，学员们很容易接受，他们过去习惯站在本地区、本民族立场，站在个人立场看待问题，现在却能站在全局，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来理解我们的国情、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我们的大文化课和文学课，通过对文化视野的拓展，对文学艺术普遍性规律和主流经典作品意义的分析介绍，让学员们自然建立价值评判标准，自觉走向主流文化、主流文学。要引导学员走正经路，做正派人，写正道作品；面对文学事业，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大境界、最好还有大手笔；起码要建立起四个基本意识：大众意识、祖国意识、使命意识、经典意识。——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学员的

最主要的东西。如果只传递给学员知识和信息,只教会他们技巧和方法,那只能培养出写手,而培养不出伟大的作家。

鲁院历史上出现三个辉煌时期: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20世纪80年代、21世纪高研班,也就是现在。2007年底,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拍摄“鲁七”片子时,很多人认为鲁院的辉煌已经到了顶点,觉得高研班往下非常难办了,可是一直到今天,这种非常好的势头还在延续着。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创辉煌。“传承、创造、担当、超越”,鲁院的校训,应该是激励我们每位学员不断前行的动力,也应该成为不断激励鲁院每位工作人员不断前行的动力。

欣闻以鲁二期为重点出版鲁院“恰同学芳华”丛书,这是件好事,这套丛书除集结了鲁二期学员的作品外,也涵盖了一些其他班级学员,可一窥概貌。这个班的学员们大多都是从事编辑工作的,学员们也都比较成熟,许多学员今天已走上了各省市文联作协系统的领导岗位,创作上的成就也颇丰。在他们班进院十周年、鲁院二十期之际,出版这套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在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将曾总结鲁院工作的文章,摘要修改,代为序。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第一辑 七月之歌

皖河，皖河	002
一九九九年的“双抢”	046
七月之歌	067
少年的夜晚	077
手艺遍乡	083
植物们	090
湮没	098

第二辑 大地芬芳

在乡下怀想四季	104
大地芬芳	113
动物肖像	116
我的故乡雨雪初霁	125
落叶	131
雪原无边	133
阳光照得最多的地方	135

第三辑 零碎时间

在水底思想	138
民间的傲慢	141

被牵扯的手	144
什么样的鸟最爱惜羽毛（外二章）	151
坛城根笔记	159
五四两乡音	178
夜车安静	181
零碎时间	187
近乡情更怯	190
火车上艳遇的遐想	193
 编 后	 195

第一辑：七月之歌

皖河，皖河
一九九九年的“双抢”
七月之歌
.....

皖河，皖河

要来的寒流不冷 / 手捂的伤口不疼 / 秋天 / 想起皖河 /
就有一股温涌的力量 / 连绵向上……

——摘自一首诗

油菜花的村庄

如果从哪里跌倒的，就从哪里爬起来。那么从油菜花的田野里呢？在春天的五月，我又一次面对油菜花，面前的油菜花与我二十四年前的油菜花没什么两样，大片大片的金黄，黄得炽烈的油菜花丛里，有我熟悉和不熟悉的蝴蝶和蜜蜂。我无法抓住其中的一只，这与我的从前也没什么两样，蜜蜂的叫声嗡嗡嘤嘤的，吵得五月的田野微微发熏，土地已裂开美丽的花纹。

村庄被油菜花包围着，乡亲们的心情被一种喜悦包围着，我的心房被一些往事包围着。村庄与乡亲们闻到那浓浓的菜花香，乡亲们就看到了油亮的菜籽。他们都喜欢注重结局，因为结局总意味着丰收，意味着锅里有香喷喷的油水，意味着身强力壮，红光满面。但我不是。在这里我与乡亲们有着一些差别。我只注意过程，油菜花美丽开放的过程，在二十几年前我就是这样。我的这种与乡亲们细微的差别，表明我从来就不曾想过与脚下这块土地认真地贴近，我是这个村庄、这块土地的叛逆者，是这块土地上的又一个“叛徒”——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但乡亲们原谅了我，同时也原谅了一只疯狂的菜花狗在油菜花田野

横冲直撞、糟蹋庄稼。那一季的油菜花香香地开过一阵，突然就下起了一场春雨。雨打着黄黄的菜花，花儿太柔、太嫩，盛不下那密集的雨脚的蹂躏，凋谢了。许多黄黄的花儿，像死了一地的黄蝴蝶，趴在泥土上飞不动。它的翅膀断了。但香气还在，残存的油菜花的枝干，结出一粒粒的菜籽在风中昂首挺立。那是乡村五月的旗帜。几阵麦黄风吹拂，那上面就会有轻轻的爆裂声响动。阳光里这种声音很悦耳、圆润，如同大地上窃窃的私语，交头接耳着日子。

油坊在远远的镇子上。那原是一座破旧的厂房，屋很大、很黑，却终日弥漫着喷喷的菜籽油香。几个强壮的汉子，脱得精光赤溜的，只穿着一件裤衩，终日在油坊里劳作着。榨油机全都是木头做的，特别坚实的那种木质，粗粗的庞然大物。汉子们将菜油籽放在上面碾碎，然后几个人共同推着一根巨大的木棒挤榨着。那酱色的液体汩汩地从木器上流下来，流进盛油的木槽或铁皮桶里，那东西亮晃晃的，能照得进人影。榨油的汉子在旁边乐呵呵地笑，他们在吸烟，光溜溜的身上满是油渍，伸手一摸，像泥鳅一样滑不溜秋。

乡亲们将油菜收割起来，扎成一捆一捆的，然后放进用篾编扎的晒筐里。在阳光下暴晒几天，轻轻用手一揉，菜籽就落了一筐，堆得厚厚的。母亲是多么地高兴啊！收起油菜后，晒、榨油就是她们的事了。她们从此将日子过得像菜籽一样精细、圆润。小小、细细、圆圆的菜籽在她们的手指缝间细细流淌着，幸福火焰般跳荡在她们胸前。时间在菜籽中悄悄流逝，夜晚来到她们的身边，她们浑然不觉。

在乡间春夜寂静的皖河边，油坊里几盏菜油灯亮着。木榨油机“嘭嘭”地响，声音传得很远很远，河水哗哗地在月光下粼粼地跳跃。这生活中的一种沉重且轻快的旋律，从此伴随着皖河人度过一个短暂而又有些丰收的春天。春天里，乡亲们锅里、碗里的油水都放得很重，灶火烧得滋滋直叫。菜油这种来自土地里的东西，叫乡亲们感受到了无比的爱怜，他们亲口尝着，饭也吃得多，干活也更有力气了。春天一过，皖河里就开始泛起桃花汛了，平时清亮的河水夹杂着许多的泥沙，这时候变得尤其浑浊。

就在那个春天里，我打翻了一只菜油桶。喷香的菜油流了满满一地，土地上留下了一摊黑斑，母亲飞快地捞着地上的香油，时而还用嘴舔着。但没有人注意，乡亲们都忙着防汛抗洪去了。

桃花汛的时候

院子里桃花开时，春水湮漫，整个村庄都湿淋淋的。黑色的瓦片在雨中仿佛浸淋得很久了，油黑亮亮的，使村庄的棱角格外地分明。白色的土墙阻挡着田野上蔓延过来的花草，池塘边的垂柳枝条点点，招惹得春天里的孩子们眼睛汪汪地随着它转悠，麻鸭就在那池塘里船队一般游过，蹀躞地踩着春天的物事。

乡亲们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扛着锄头，这时候总喜欢走动在田野上。他们顺着田埂走，雨水将春天的气息打发得特别充足。这气息也特别诱人。乡亲们当然不是专门为嗅这气息而来，他们在这条田埂上走走，那条田埂上跑跑，为的是关关这个“田缺”，开开那个“口子”，他们在做大地上的修理工。疏导春水，让桃花汛来临时能顺利地经过村庄，到达它们必须到达的地方。

皖河两岸的高高河堤长着细细长长的小白杨树，像是春天大地里逸生出来的翅膀，拍打着河水飞快地奔跑。浑浊的河水又似一条小蛇，在河堤的指引下动动静静的。只是由于春雨的淤塞，田野都像浸泡着的水草，这时候大地特别肥沃，用手在地上一抓，都是乌黑黑的泥土，肥得流油——喜欢用手扒泥土的是孩子，他们在田沟里翻泥鳅、黄鳝什么的。天气乍暖还寒，孩子们赤着脚，撒野般地奔跑在田野上，春水滋润着双脚，有一种异常熨帖的感觉，脚丫子一踩进泥巴，那更是瓷实得可以。让人更乐观的是田沟里真有不少泥鳅、黄鳝之类的。那些小动物在泥巴里骚乱得不行，一逮一个准。还有人干脆就在小河汊里支起网儿，这往往也不会落空。十有八九都会捞起一网白花花的鲫鱼、胖米，还一种鱼叫鲦鱼，那种鱼全身都是刺，不好吃，孩子们捞起来也不稀罕。白白胖胖的鲫鱼，大家抓起来就一阵欢呼。晚上在家里拌上葱煮，那鱼汤真是鲜美。

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喜欢带我抓鱼。但不知道怎么的，我总是抓不到。连一条泥鳅也逮不住。每次看到伙伴们抓到了鱼，我心里就一阵难堪，但姐姐时而抓起一条鱼，就对我说：“这是我们俩抓的。”她总是这样——后来念书升初中，大队只推荐我们中的一个，她让给了我，说：“我们俩念的。”妈妈知道我抓不到鱼，说我穿姐姐的鞋穿多了所以抓不

到。我们那里人说穿过女人鞋的男人是抓不着鱼的。

我现在的劳动大都是在晚上。但记得小时候在晚上干活，我心里莫名其妙地就充斥一种犯罪感。桃花汛的时候，河水上涨，池塘里的水也上涨，大人们总喜欢在夜晚背着网兜在池塘叉鱼。父亲也精通这门手艺。他有一副上乘的叉网，经过一天的劳累后，有时他还带着我到处叉鱼。现在想起来，那时塘都是集体的，这样叉鱼也算不得一件什么光彩的事——我生来胆子就小。父亲在塘边叉鱼，我掌管着手电筒，望着父亲在黑漆漆的水里，用竹竿一下一下地驱赶，捞起来，网里果然就有一层鱼。但我总兴奋不起来，父亲也有点儿害怕，很快将鱼倒进背后的鱼篓里——也经常碰到同类们，彼此心照不宣地打一声招呼：

“有吗？”

“有。”

“多么？”

“不多。”两个人在夜幕里分手，就匆匆消融在黑暗的春夜里。

桃花汛前后也不过就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个季节里，乡亲们脚步匆匆、忙忙碌碌的。土地上许多新奇的事物随着春水开始发酵和泛滥，到处呈现出一片蓬蓬勃勃的生机，这使乡亲们的生活也变得生动和有滋有味起来。

桃花汛过后，急匆匆的，一场洪水真的就过来了。

麦黄风

麦子在四月的皖河两岸是最为金黄明丽的植物了。这种庄稼使南方的土地和粮食变得异常的生动和丰富多彩。直到现在我还非常奇怪，以稻米为主食的皖河两岸，在稻子黄熟的时候，乡亲们对一阵紧似一阵将稻穗染黄的风儿熟视无睹，为什么偏偏看见散乱在地上并不多见的麦子成熟，叫那刮来的风作“麦黄风”呢？这里，麦子作为南方独特的点缀庄稼和生活的东西漫延着生长在山坡地，表明了乡亲们一种什么样的成熟的期待？

说也奇怪，在麦子成熟的季节，真的就有那么一阵风刮过来。那风被太阳镀上了一层古铜色，夹杂着皖河水的一丝清凉的气息。株株麦穗整整齐齐地伸展在天空下，如一把把麦帚，将天空打扫得异常的蔚蓝和

明亮(不像稻子成熟时稻穗低垂)。在皖河边隐约可见的丘陵上,一块麦田就像一块金黄的烙饼,蒸腾着一种让人口水直流的味道。乡亲们割完麦子,立即就将麦子在太阳下一粒粒碾下扬净,然后送进磨坊磨成白花花的面粉,用来做粢和扯成挂面,偶尔在吃腻了米饭的间隙调节调节口味。

磨坊和挂面坊就是皖河岸边最富有激情和意味的风景了。乡亲们大箩小箩地将麦子送进磨坊。磨坊里的磨子一律都是石头做的,很圆、很大。要两个人才能推动它,还要有一个人将麦子一捧一捧地漏进磨眼里。或者就用牛拉磨,牛的眼睛上蒙了块黑布,人在一旁呵叱着,牛就围着磨子一遍又一遍地转圈儿。面粉磨成后,乡亲们很快又将它送进挂面坊里。皖河边的挂面坊有多少?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有一点我们印象殊深,那就是一到麦黄季节,所有的挂面坊都忙得热火朝天。扯面的师傅在晴天丽日里将那扯面的架子端到外面。架子是木头做的两根柱子,中间几根杠子上钻了一排排的小孔,白色的、细线般的面条被两根竹棍拉扯得很长。紧绷绷的,远远望着,像是晒着一匹白老布,或像战争年代战地医院洗晒着的绷带——这是那时电影上常出现的场面。当然,在乡亲们眼里,挂面就是挂面,是用来招待客人的。皖河两边,对待尊贵客人的最高礼遇就是“挂面鸡蛋”——这与乡亲们喜欢“麦黄风”似乎并无内在的关联。

“挂面”在皖河边不叫“面条”。更不像在北方,还有“大宽、二宽、粗的、细的”之分。这里招待客人的程序是:先端上一碗挂面煮鸡蛋,然后“正餐”还用米饭。大鱼大肉的,还有酒。“挂面”含有一种祝福长寿、长久的意思。由于这个,扯挂面的师傅在这里就特别受人尊重,有点儿“技”高望重的意思。我有一个姨婆家、还有一位邻居都是扯挂面的,我看他们扯挂面很有讲究:面粉先用水发酵,水要恰到好处,发酵后师傅用手翻着、揉着,揉得满头大汗,汗珠子甚而就掉进里面。但乡亲们并不介意,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说来奇怪,面粉在师傅手里,细软如线,坚韧如针,就那么揉、捶、打、拉、扯几下,就如一根根丝线了。师傅们将那“线”儿款款摆弄出来,晒在太阳下,同时还晾晒着一份得意和自豪。

我家由于有了上述那层关系,麦子熟的时候,想吃挂面就非常方便,用钱买或者用麦子换都行。要是人家做新屋,那屋正上梁的时候,乡亲

们都会蒸上一点儿米粑，称上几斤挂面，然后搭块红布送过去。

后来，出现了一种专门磨粉制面的机子。在皖河两岸，要是那机子昼夜不停地响着，磨出白花花的面粉，一定是刮麦黄风的季节。

有一种树叶叫茶

做一片树叶总是要落的，你自己不落，别人也会伸手把你摘落下来。然后将这树叶一片片地洗干净，摆进水里淋透，浸上一天半日的，再放到一块干净的石头上揉得碎碎的，直揉出鲜嫩的绿色浆汁来，用钵子盛着，放上一勺子石膏。过不了一会儿，这绿色的液体浓酽酽的就凝固成了一块豆腐。含在嘴里冰凉冰凉的，透着爽快。乡亲们管这树叶叫“观音楂”，管这做出来的绿豆腐叫“观音豆腐”。这是他们夏天用来消暑的饮料了。最喜欢做观音豆腐的是一群姑娘和嫂子们，她们用灵巧的双手，使乡村生动，也让自己亲人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久而久之，乡亲们就从树叶上看出了很多门道。于是对在河边、小山、丘陵上生长出来的树叶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春天里，他们大把大把地摘着香椿树叶当菜炒，夏天里摘着肥硕的梧桐叶，蒸米粉肉和小麦粑、米糕之类，或干脆用桑叶泡水喝。女人甚而还用采来的艾叶煮水蒸身子——乡亲们将所有的树叶都找到了用途，让它落到它应该落的地方。

有一种树叶叫茶。这种叫茶的树叶在皖河的两岸漫延无边。皖河的水汽袅袅蒸腾，一天天的，春日的叶片儿就长得很旺很亮，显出绿叶葱葱的样子。在清明谷雨前后，一河两岸茶叶飘香，茶树丛里突然就会钻进许许多多鸟儿和摘茶的小姑娘——摘茶与摘其它的树叶方式相似，都是不等树叶长老，就将嫩嫩的芽子摘下来。只是这叶子不在太阳里晒干，而是用栗炭火微微焙熏、烤干，然后就慢慢地搓着、揉着，直揉出自己喜欢的形状来。然后按形就状地起些名字：或剑毫、或弦月或云雾的，就名正言顺地成为茶了。他们将这茶放进茶壶里，冲入滚沸的开水，茶叶就微微地舒展开来，恢复它本来的形状，一股香气随即也从壶里袅袅地飘逸出来。

说起来，皖河人在老祖宗手里就将茶种得神采飞扬，这从地方志中也能找到记载。唐代杨晔写的《膳夫经手录》说这茶：“虽不峻迢，亦

甚甘香芳美，良重也”；县志上说：“茶以皖山茶为佳产，皖峰高矗云表，晓雾布漫，淑气钟之，故其气味不待熏焙，自然馥馨，而悬崖绝壁间，有不种自生者，尤为难得。谷雨采贮，不减龙团雀舌也……”据说，唐代有人授“舒州牧”，当时的宰相大人李德裕向他要茶，那人就送了他十几斤，李宰相“乃命烹一瓯，沃于肉食内，以银盒闭之，诘旦开视，其肉已化为水矣”。从发黄的线装书上，乡亲们看见茶叶与别的树叶有不一样的神奇的功效，于是种茶喝茶，更是津津有味了。

喝茶，是一年到头与土地打交道的乡亲们最大的乐趣。喝着喝着，河边突然就出现了一群大大小小的茶馆，随即也就出现了专门以卖茶为生的人。这些人整天痴迷着茶叶，陶醉在劳动之外的另一种乐趣里。一拍即合，闲暇无事的时候，这些志同道合的乡亲就成天地泡茶馆，说自己“晚上水包皮，早上皮包水”，十分幸福与得意——在皖河，这些茶客最会品茶。茶香飘飘渺渺，如深谷的幽兰若隐若显，若用鼻子嗅嗅，不经意地直沁人脾腑。举杯慢慢啜那茶水，香郁味醇，茶韵清香；而细细地品茗，回味中却又略带些甘甜。只觉香醇飘逸，神清气爽；只觉四肢百骸，通体舒泰。渐渐地，乡亲们不仅仅只关注那注壶中之水，而且开始关注那一片片茶叶了。一片细小的茶叶，纤弱、无足轻重，可又非常微妙，将它们放在壶里，一旦与水融合，立即就释放出自己的一切，毫不保留地献出了生命的全部精华。那壶中的茶叶在水里沉浮不定，变幻莫测，朵朵嫩芽，缓缓地舒展，或恰如雀舌，或一旗（叶）一杆（芽）相互辉映，一片片嫩芽显露出茸茸的细毫，亮丽得宛如皖河岸边明媚的早春。

说来奇怪，在茶叶飘香的季节，皖河两岸的人民其情融融，其乐陶陶。他们互相走动，关系陡然就融洽了不少。乡亲们说皖河的茶叶可以驱秽气、除病气、养生气，可以尝滋味、养身体，更可养志。在这里，茶叶不仅是一种饮料，更成了乡亲们一种人生的价值取向。

好茶须好水。这水当然就是皖河的水了——“走千走万，不如皖河两岸”，乡亲们说只有皖河的水才最为清纯。茶因水而生；水因茶而活——茶与水就这样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直到现在，我品尝的也还是皖河的茶。但在离开皖河的日子，我却奇怪地发现这茶喝不上几口，就会变成一壶“死茶”——茶水淡淡的，枯黑的叶片躺在水里像一堆毫无生机的乱叶。我发现这就实在不如用皖

河水泡茶那么鲜活和赏心悦目了。要在皖河，那喝淡了的茶叶纯绿依然，还可以晒干装进枕头套里。夜里，枕在脑袋上明心养性，也清香无比。

六畜兴旺

在一些万籁俱寂，野狗狺狺的夜晚，总有一两只狗的叫声将皖河的夜晚扯得阴森森、空洞洞的。要是有很多的狗吠，鸡们也一定会跟着叫起来。鸡飞狗咬，就将河边乡亲们的心拎得紧紧的。那样的夜晚，皖河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张家失火、李家进了小偷、一个陌生人路过、一对相好的男女在河边野媾……失火和小偷，乡亲们当然会从被窝里一骨碌儿爬起来群起而攻之，但除这之外，对于其他的动静，乡亲们都能漠然处之，他们似乎从来就不愿意把黑夜里的事情弄得一清二楚。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这是皖河人新年里互相恭维时的吉祥话。但“五谷”中的稻、黍、稷、麦、豆；“六畜”中的马、牛、羊、鸡、猪、狗，总有几样皖河是没有的。没有就没有，乡亲们也不会去刨根问底。皖河人总说日子过得太精明了，人也就过完了——乡亲们说，谁都不愿意把日子一下子就过完是不是？

狗因此成了皖河两岸的一种点缀和象征。河边，那些富裕人家一般都会养一条狗，狗给他们看门守院的，就很有些霸气。那看门守院的狗，大都长得膘肥体壮，但“狗眼看人低”是没错的，见到稍微穿得干净、利索的人，狗们就撒欢般地蹦蹦跳跳，跟在那人的屁股后面直转悠，反之，则一脸的怒气，吼个不停。直到主人出来唤住它，或者给它几分厉害的颜色，它这才把“主意”交还给主人，然后跑到自己的位置上把守着。可这样的狗往往也得不到善终。倘若这家主人家道中落，那么这条狗的头也就要落地了。另外，冬天到来，天气寒冷，主人冷不丁就会将它弄死，就着炉火咕咕嘟嘟地煨着，作为这家主人显示身份的另一种菜肴——也有些狗，如贫穷人家的孩子，当家得早，也很懂事，眼睛亮得像一盏灯，一眼就能看出来人的好歹，平时无事时总默默地听着人们的寒暄，主人也很喜欢它，待它老了、死了，还舍不得吃它，而送到河边沙滩上深深地掩埋。埋了狗，主人伤心得还吃不下饭，嘴里念叨着：“狗，你怎么就死了呢？”

平时来了客人，一定要宰鸡杀羊，过年一定要养一口大肥猪，这样